

随园散人◎著

当仓央嘉措  
遇见 纳兰容若

(纳兰容若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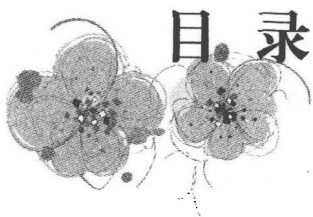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随园散人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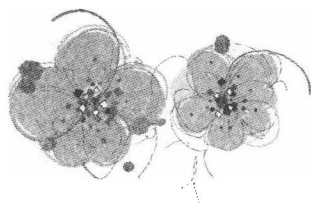
当仓央嘉措  
遇见纳兰容若

(纳兰容若篇)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<b>序言 只因他来过 .....</b>	<b>001</b>
<b>第一章 误入红尘梦一场 .....</b>	<b>003</b>
【西风独自凉】	
【显赫的家世】	
【零落尘世间】	
【神童之美誉】	
<b>第二章 人生初见恨秋凉 .....</b>	<b>017</b>
【郎骑竹马来】	
【官花寂寞红】	
【相见却无言】	
【秋水轩唱和】	
<b>第三章 龙门往事堪惆怅 .....</b>	<b>033</b>
【国子监生活】	
【人间惆怅客】	
【命运的玩笑】	
【通志堂经解】	
<b>第四章 且伴琴声饮月光 .....</b>	<b>048</b>
【侧帽且从容】	
【谜一样重逢】	
【一首《贺新凉》】	
【谁怜东阳瘦】	



**第五章 万里相思凭月照 ..... 064**

【寂寥的侍卫】

【知我者梁汾】

【西风吹只影】

【归来三月晴】

**第六章 当时只道是寻常 ..... 082**

【短别更长别】

【伤心画不成】

【佛前的青莲】

【续弦的无奈】

**第七章 江南烟水相逢后 ..... 101**

【淶水亭杂识】

【聚散苦匆匆】

【俗世的纷扰】

【江南梦里行】

**第八章 饮水词中叶闭窗 ..... 116**

【两处共相思】

【最后的相依】

【谢幕的悲凉】

【一生一卷词】

## 序言 只因他来过

时光，是一扇斑驳的门，推开看见沧海桑田，闭上却又寂静无声。从那扇门轻轻走进去，走向流水的无恙，走向过往的沉默，走向一切的繁华与落寞。当你踩着碎石走出来，仍旧是那扇门，门上斜阳再一次刻下斑驳的记忆，或许，还有一丝风，从你身边不经意地飘过，从门缝里钻进去，到达杳渺的从前，可是你真的没有留意。

三百多年了，那一场人间的邂逅，从满目繁华到寂寥庭院，从梅花映雪到荷叶田田，仿佛只是从冬天的雪到夏天的荷，没有经历春秋，就那样静静地来，静静地去，不惹一丝尘埃。可是他真的经过了春秋，他比任何人都经历得更加明朗、透彻，每一个季节，他的脚步都轻轻地踩在大地上，然后用一颗纯净的心感悟一切，一次次地将静美凄绝的文字，刻在那年月冷寂的时光里。

他是那样冷，冷得让人忍不住想给他一炉火、一个夏天；他是那样悲伤，悲伤得让人一想起他就能想到离别，想到落叶。三十一年，很短暂，可是他却用这样短暂的生命旅程，赏尽了人间所有的风景，从山川到田园，从冰雪到风雨，从一树一树的花，到



残阳中的落霞孤鹜……他的眼神那样清透明澈，于他，每一片叶都是灵致的，每一朵花都是静美的。可是，每一个黄昏都是孤绝的，每一个秋天都是悲凉的，甚至，连那些名字、那些情衷，也都是悲伤的。于是，我们在萧瑟的风中听到他的悲鸣：人生何如不相识！

我们不得不随着他的悲苦情绪，于伤别时，于惆怅时，于绝望时，在心底默默地叹息：人生若只如初见。可是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，从前的和以后的，所有的梦都要被磨成碎末，飘到某个未知的角落，或者飘到天涯，飘到人世的荒芜里。初见时的华美、纯净，转眼就被碾成无尽的悲凉，随风而逝。

可是，三百多年前，他来过，那时候的大地上，有这么一个人，手执一卷词，或者是一杯茶，在月下，在风中，静静凝望，细细思量，把百结的愁肠，串成一阙阙词，投在荒芜的人海。三百年后的今天，当你静默时，当你偶尔闲暇时，看着月亮，或者不经意间看见一片落叶，又或者无奈地站在离别的路口，你一定能念起几句他的词，那些如秋叶般散落在人间大地上的词句，摇曳过多少人心头上的寂寞！

世间只有一个纳兰，将生命的华彩镌刻在三百多年前鼎盛的王朝，也将最深的寂寞和最动人的爱情，留给时间的远方。一片天空，有这么一个生命，就显得空旷宁静；一段历史，有这么一个性灵，就显得清婉动人。所以，他的生命，很短暂，却又无限绵长。

如今，当我们手捧一卷《饮水词》，诚挚地把自己的内心交给那些词句，交给生命深处的本真时，我们必定能明白他的寥落与感伤。因为，生命本来就是寂寞的。

他是永远的纳兰。只因他来过，风很轻，月很冷，人间很悲凉！

## 第一章 误入红尘梦一场

### 【西风独自凉】

饮水词。

纳兰容若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。

当我们只能从这样的字眼中寻觅他，仿佛他离我们很远，可是仔细一斟酌，穿过岁月的尘埃，随着一袖西风，或者一弯明月，踏进那片天地，却清晰地看见，那个枯瘦却清俊的身影，就伫立在那里，披着月光，忧郁地望着远方。他望去的方向，西风吹着江南的笛声，渡船行过塞北的风雪。

很恍惚，很迷茫；很寥落，很凄凉。

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当你柔软的心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你总会被他的词句深深打动，就像深夜里听到迟迟钟鼓，就像寒秋里逢着绵绵阴雨。人世间充满悲凉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故作坚强，却又在坚强中找不到自我。我们不敢袒露自己的心，因为世界太冰冷，太坚硬，可是当我们在自己厚厚的茧内变得麻木，又不得不探出头来，哪怕是在萧疏的秋风里觅得一点凉，亦能觉得畅快。



只有在这时候，我们才感觉，那个人曾经在三百多年前多么真实、纯粹地活着。他的词，一字一句，直达我们心底最柔软、最细腻的地方，恣肆地悲伤着，快意地哀愁着。这就是他，纳兰容若，一个将文字雕刻得那般精致，却又那般销魂的人。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  
萧萧黄叶闭疏窗，  
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西风、黄叶、疏窗、残阳。一段一段的往事，将一切的一切渲染成一种情调，在三百多年前盛世的某片天空下，淡淡地流淌。

那时的天空下，金戈铁马的声音似乎还未走远，可是大地已经渐趋平静。一个崭新的王朝已经在日月光华的护拥下，巍然地站立。

而我们却只是看见，盛世的庭院里，那个静默的身影，在风中，在月下，在窗前，长吁短叹。他有一怀的心绪，有满腹的才华，有万种的柔情，有千般的悲伤。似乎，没有人读得懂他的心事，没有人能从他冷峻忧郁的脸上看出他到底藏了多少心伤。可是不久他的纸上就出现了几阙词，俊逸的字体，萧疏的文字，如果你仔细看，他忧郁的脸上却隐约带着一丝笑，因为他知道，至少文字一直在他身边，在他心里，永远伴着他，不离不弃。

如今，可以想象，有很多人在经历了一些事之后，悄悄地把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当做自己的心情，写在某些地方。那么，我们就顺着这句诗，顺着月光，轻轻掀开那个盛世的一角，走进他经



常伫立的那个庭院，静静地看着他，莫要惊醒他的惆怅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
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零铃终不怨。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。

——《木兰花令·拟古决绝词》

### 【显赫的家世】

那仍然是一个冰冷的时代，就像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，人性受着极大的压榨和摧残。权力、欲望，仍是人们争相追逐的东西。似乎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不禁感叹，纳兰给那个冰冷、麻木的时代，带去了多少温情和真实。

纳兰有一位精明的父亲，有一位强悍的母亲，他出身于贵族，可是他却宁愿守着一份纯真，守着窗前的月亮，守着世间最真挚、最深沉的爱情，哪怕过简单的布衣生活，哪怕只剩下文字陪伴他。他是大清帝国冰冷河流里一只轻快的船，从铁马西风的塞北，到杏花春雨的江南，一直随心而走。只是，他还未走出那片喧嚣的大地，就已经沉落了，剩下一丝温柔婉约的气息，任后来者探求、思索。

纳兰的父亲纳兰明珠，满洲正黄旗。明珠出生以后，因为是家庭中的次子，所以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和世职，他拥有的是聪明的头脑、干练的作风和沉稳的性格。他必须凭着一股志气，在



那个人情冷暖的官场，夺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如果说，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，那么，明珠就是那个一直准备着飞黄腾达的人。他渴望那样的机会，就像苍鹰渴望蓝天一样。

顺治时代，明珠是从大内侍卫开始的。这是他人生第一块基石。他就是从这么一个很平凡的职位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向了政治的顶峰，因为他对于政治，就像天生嗜血的动物遇到鲜血一样。而我们的纳兰也做过康熙的侍卫，却完全不像他的父亲，政治对他没有一点儿吸引力，甚至让他有种味同嚼蜡的厌恶感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想象，纳兰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尽管血脉相连，尽管近在咫尺，却在性灵上、理想上，隔着山岳。他们，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一个属于权力欲望，一个属于清风明月。

虎父无犬子，不知道明珠在对待这个只喜欢舞文弄墨的儿子，而且时刻流露着伤感情绪的儿子时，作何感受。也许是明珠一生，在政治上用心太深，所以他的儿子纳兰就走了另一个极端——用情太深。这只是戏言，我们只知道，明珠正在一步步往上爬，向着他心中那个政治上的境界矢志不移地攀登着。

顺治时代很短暂，一个董鄂氏让顺治皇帝痛苦得形销骨立，终于遁入空门，找寻他自己的平静天地去了。一个深情的人，是不应该走政治道路的，那是一条血腥的路，有时候看不见鲜血，却早已是尸横遍野。更别说他是皇帝，用情太深只会断送一切。不过我相信，在顺治皇帝皈依三宝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平静安详的，终于不用理会朝廷的纷纷扰扰，终于不用面对那些唯他马首是瞻，却按捺不住心底权欲的人们了。

就是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时代，明珠从大内侍卫升迁到銮位治

仪正，负责銮驾礼仪。进入康熙朝的时候，明珠终于在属于他的天空下，赢得了万人瞩目的政治果实。他从内务府郎中到内务府总管，最后终于成了大清宰相。

对于明珠来说，或者对于任何一个从最底端做起，一路经过重重考验，走到了政治顶峰的人来说，那是一条苦涩的路，路上有倾轧，有权谋，有权钱的交易，有生命的幻灭。但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，政治，本来就是铁血的、冰冷的。

也正是有明珠这么一面镜子，才映照出了纳兰的与众不同，那种灵致、透明、深情，都不是走政治路线的人该有的，而纳兰，的确是对政治很陌生，从来都是。他喜欢风，喜欢云，喜欢一切的美好，就是不喜欢那个人吃人的血腥圈子。

明珠的夫人，也就是纳兰的母亲，是阿济格的女儿。在顺治朝，明珠还只是个大内侍卫的时候，她嫁给了他。她的父亲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，勇猛凶悍，战功卓著，虽然有着多尔衮和多铎两个权势极盛的同母兄弟，虽然被册封为英亲王，在最显赫的一字王之列，又授靖远大将军，平定过李自成，可惜他太过张扬，又毫无城府，终于在残酷的权势斗争中落败，被收监赐死，革除宗籍，没收全部家产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明珠才有幸娶了阿济格的女儿。

明珠是康熙朝的铁腕权相，他的夫人虽出身没落名门，却无比强悍乖戾。据说她妒性极强，甚至严禁任何侍女与明珠交谈，尤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一次明珠偶然说起某个侍女眼睛漂亮，第二天一早明珠就看到一个盘子，盘子里盛的正是那名侍女的一双眼睛。



很难想象，纳兰容若，这个多愁伤感的俊秀公子，居然是来自这样一个家庭。父亲的铁腕手段，母亲的强悍乖戾，似乎一点儿都没有遗传到他身上。他就是那么一个存在，像云一样，淡淡地，轻轻地，飘过人间，然后静静地散去，留下一片歔歔声。

无论他来自哪里，无论他出身于什么家庭，他都是纳兰容若，他给我们留下一卷《饮水词》，留下一段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，带着伤感，带着孤独。每当我们看到那些词句，我们不禁想要回到那个时代，触摸一下当时的气息，感受一下有纳兰在的地方，那份纯净，那份悲愁却也自在的情怀。

那能寂寞芳菲节，欲话生平。夜已三更。一阕悲歌泪暗零。

须知秋叶春花促，点鬓星星。遇酒须倾，莫问千秋万岁名。

——《采桑子》

### 【零落尘世间】

一种情怀，能够化解一个时代的冰冷。纳兰就具备那样的情怀，像高山流水，像阳春白雪，尽管那样的情怀会被众人嘲讽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从来都只有少数人敢于以真性情生活，人们已经习惯了掩藏自己的真实心性，因为社会需要他们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掩藏起来，而以大众普遍戴着的面具示人。这或许不可悲，但是也绝对不值得骄傲。

而他，在那个冷漠的时代，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，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氛围，将世间最难得的性情，毫不遮掩，毫无保留地展

现在世人面前。他就是他，伤感也罢，多情也罢，寂寞也罢，无助也罢，他的手中有一支笔，能挑动斜阳的红，能掀起秋风的凉，能撕开天地的漠然，能荡起沧海的流波。

那一年，大地安详，沧海静好。

那一天，冬在枝头，梅花映雪。

公元1655年1月19日，明府上下忙忙碌碌，张灯结彩，只为迎接一个生命的到来。他就是纳兰容若。他真的来了，在那个高门大院里，那个被无数人欣羡的地方，来到了人间，不论人间多么冷寂，他来了，如精灵一般。

出身于明府，他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，可我们更清楚，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。可以想象，在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眼神有多么清透。

他从霓虹中来，所以清婉；他从露珠上来，所以轻灵。或许，他从某一片落叶中来，所以无限悲伤。

外面依旧是寒冬腊月，而明府却一片欢腾，这个初降生的小生命，是明珠的长子，他必将受到无比的荣宠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将来的某一天，他会成为像他父亲一样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。可是没有，后来的一切都在意料之外。他是纳兰，他只是来自这个富贵之家，正像他所写的“我是天上多情种，不是人间富贵花”，如果可以，他宁可守着一个静淑佳人，迎风赏月，吟诗作赋；如果可以，他宁可做一介布衣，泛舟五湖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我们无法选择出身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理想。做一棵草还是一束花，一滴水还是一粒尘，我们自会在心底有那么一种念想，只是，有些人经历了时间的磨洗，在生存斗



争中无法保持最初的那份天真、纯净的理想，于是变得圆滑世故，于是改变了初衷，放弃了真性情。而能够从始至终保持那份真的人，却又不得不在自己的孤寂生涯里独自行走，顶多有三两知己给予偶尔的心灵慰藉，却也仍在尘世茕茕孑立。

明珠给他取名成德。《易经》里有“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”，明珠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君子之道行事，他对纳兰是满怀期待的。后来在纳兰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康熙帝立第二子为皇太子，皇太子小名保成，为了避皇太子的名讳，纳兰改名为成德。

纳兰还有一个好听的小名：冬郎。唐朝诗人韩偓，小名就叫冬郎，是一个神童，十岁便可即席赋诗。李商隐曾经写诗盛赞过韩偓：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或许是偶然，明珠给儿子取这个名字，却也有几分望他如韩偓一样聪颖灵慧的意思。不过纳兰后来被朋友用冬郎的小名来开玩笑的时候，总是说：“我出生于腊月，所以小名叫冬郎。”

闪着一双透明的眼睛，这个柔软的小生命，尚不知道这个冰冷的世界，对他到底是苦还是甜，是福还是祸。他也不知道，出身于这个深深庭院，到底是荣宠还是叹息。一切都还如梦一般，或许，纳兰的一生都如梦一般，飘飘荡荡，不着痕迹，却又将命运的痕迹，深深地刻在那一片天地，那一缕情思中，连时光都无法抹去。

从来到去，只有三十一年，却为这死寂的尘寰，留下那么凄美的形象，在西风里，在明月下，形影相吊。深爱着的女子，却一个个，被命运之神从他身边无情地带走。他的心中拥有一切的美好，却仿佛只有影子陪伴着自己。他拥有无数人渴望的出身，却

仿佛只是一粒静默的尘埃。

他是从坚硬的大清帝国的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，短暂的春秋，却留下了野火烧不尽的情怀，于岁月的长河，于纷乱的人海。

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

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。寒月悲笳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

——《采桑子》

周岁的纳兰，在一场似是而非的游戏中，进行了一次命运的选择。那种叫做抓周的游戏，似乎很无聊，但就是这么一种游戏，却预示了纳兰的一生。他的眸子很清澈，很透亮。在诸多物品中，他一手抓起珠钗，一手抓起毛笔，对其他物品视而不见。

这就是他的选择，仅是周岁的纳兰，已经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最明白的选择。他的生命属于情感，属于文字。在后来三十年的人生中，他付出了最深、最真的情感，他的笔书写了最动人、最凄美的文字。他的整个人生，就是那么简单而生动，美丽而哀伤。

也许，他来到尘世，就是为了那两样东西，他必须为此毫无保留地付出。于是，他真的这样做了，直到生命的终点，无怨无悔。

无论如何，公元1655年，纳兰从冬天的梅花上静静地飘落人间。他的生命，如梅花上那些刚刚落下的雪花，轻灵、洁白，不带一丝尘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按农历算（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），纳兰出生的这一年，在大清帝国，还有一个人来到了世间，他叫爱新



觉罗·玄烨，即康熙大帝。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，一个恢弘而焯赫，振臂一呼威震四海；一个悲伤而安静，一支笔写万世悲愁。两个男人，两种至高的境界，这一年的人间，很不寻常。

实际上，这一年也很寻常。只是沧海桑田的一页，掀过去就再也回不来。只是那个人，那个精灵一样来到尘世的孩子，他将走上一条让人揪心的路，我们必须把目光锁定在属于他的那一页，哪怕，那里很悲凉；哪怕，只看到他的一个背影，在秋风中形单影只。

### 【神童之美誉】

无疑，纳兰是一个精灵，轻飘飘地来到人间，留下一段悲伤的记忆给大地，然后轻飘飘地走。幼小的他，聪颖灵慧，小小年岁就通诗文，精骑射，在当时的京城享有“贵族神童”的美誉。

毫无疑问，他的童年，是在一片赞誉中度过的。在明府的亭台楼阁、水榭汀兰边，经常看到这个灵致的孩子，捧着书卷，像捧着无价的宝物，爱不释手。他是这样爱读书，爱文字，就像他周岁时那次抓周的结果，文字于他，那是一生的伴侣。在满清叩关以后，那些骁勇凶悍的八旗子弟，渐渐触摸到了汉人文化中的柔美，渐渐地把刀剑入库，把曾经被鲜血染过的大手，伸向几千年的汉文化。而对于纳兰，他不只是需要融入汉文化，他这一生，注定要在那深沉广阔的汉文化世界里，游走、飞翔。

于是，我们似乎早已忘记，纳兰是满族人。他给我们的印象，是一个江南才子，一首用湖水与白云编织的诗。



但是，明珠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从纳兰的眉宇中看到了一丝忧郁，而且是经常看到，当纳兰独自站在庭院中看着那轮明月冥思苦想时，当纳兰对着一朵花眼神哀戚时，明珠有些惊讶，他甚至有些恍惚：这是他的儿子？这是铁血满洲人的后代？他对纳兰的寄望毫无疑问是最高的，他自己一生在风波里度过，终于走到了梦想中的顶峰，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青云直上，走出一条灿烂之路。

不是明珠的错觉，纳兰的确是渐渐地显露出了忧郁的特质。那时候的他或许还不知道忧郁为何物，但是他的确经常沉默着，想着某些事情出神。

他是纳兰，他不是为那些所谓的荣耀而来，他是为了给那茫然的世界一份清凉而来。他注定忧郁，注定悲伤。若非如此，今时的我们，又怎会被他的词勾起一串串的心伤？

依着满洲人的习惯，男孩到了四五岁是一定要学骑射的。虽然大清帝国早已平稳如山，他们也开始走进汉文化的广阔世界，但是他们从不忘记，自己是靠什么叩关而入，靠什么从明王朝的手中夺得江山，他们必须让每一个后代具备在马背上持剑搏杀、驰骋疆场的能力。

纳兰也开始学习骑射了，在他五岁的时候。明珠不仅希望他能强悍一点儿、刚硬一点儿，更希望他能在骑射的学习中，渐渐磨砺掉那种忧郁。

与生俱来的气质，又岂是后天可以磨灭掉的？纳兰的确很喜欢骑射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灵性的孩子，无论如何，他的生命是轻灵的，跳脱的。他比其他孩子更刻苦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纳兰

